

從一九七九年石油漲價論世界石油問題

葉章美

前言

石油價格一直是世界各國所密切關注的問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以美元（石油的計價單位）價格的下跌和伊朗政治情況的不安導致世界石油市場供需失衡為理由，乃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阿布達比的年會中，宣佈終止過去兩年凍結的油價，協議自一九七九年起將油價分季調整，累計提高一四·五%。油價的升高對於未來世界政治的關係和經濟的前途有何影響？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世界石油市場的供給和需要能否均衡？這些問題都是目前各國政府所共同關切的。以下僅就石油的供給、需要和價格問題，以及石油與政治、經濟和戰略的關係提出討論。

壹、石油供給問題

一年來重估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世界石油供給情勢的報告中，有持悲觀論者，亦有持樂觀看法的，茲舉其二：——美國能源部部長史勒辛格（Mr. James Schlesinger）聲稱：雖然不斷加強能源的保存，使得石油的需要略減，但展望未來世界石油的供給情況較一年前更為淒涼。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一九七三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將油價提高四倍時，美國的石油消費平均年成長率是四·四%，如果維持這個成長比率，則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即使不再發生經濟蕭條的情況，美國的石油供應也會陷入困境中。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就得降低石油的需求，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和末期，石油的需求必須降至二%或一·五%^①。美國中央情報局委託著名的蘭德公司所做的一項最新研究報告指出：石油在未來將難得發現新的儲藏，而其價格勢必越來越高。一般皆知，全球已知的石油儲量有半數以上是藏於三十三處巨大的油田之中，這些油田每處的儲量為五十餘億桶，而這三十

註① "Outlook for Oil Supply Is Bleak, Says Schlesing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8, 1978.

三處「超級油田」中的二十五處都集中在中東。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西方工業國家即在世界各地探覓新的超級油田，經過四十年的探勘，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新油田的發現突然大為減少；目前尚未被發現的超級油田可能只剩下十處，估計產量約為一千億桶，其地點很可能仍在產油最多的地區——中東。因此，中東對於全球未來的經濟及工業發展實具有重大的影響力。^②

——除非沙烏地阿拉伯決定大量減產，否則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以目前的油價水準，世界石油供給仍能維持平衡。最可能的情况是，北坡石油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度對美國每天多提供一百二十萬桶，一九八〇年北海對西歐每天將增加供給三百到三百五十萬桶石油，這些增加量必然足以滿足需要的增長，並抵銷了其他固有油田的減產。^③

大部分的調查報告都認為世界終將面臨另一次的能源危機，國際油價之逐漸上漲，也將不可避免的。近來因為來自北海和阿拉斯加的油產增多，以及世界性的經濟蕭條使得石油的需要量減少，造成國際石油市場一時的鬆弛，於是乃有「石油充斥市場」的說法。實際上這種不景氣的情勢只是世界總產量減少了五%。假使世界經濟仍然處於蕭條的情況，對於石油的需要量仍將降低，然而這種情勢並不會持續太久，因為各國政府必然會積極地激勵經濟的復蘇。此外，即使未來大部分環境保護的措施瓦解，以煤和核能來替代石油的希望仍甚微；新油田約需六至十年始能生產，除了墨西哥的石油外，在一九八〇年代結束前，幾乎沒有額外可利用的新油田。^④

姑不論專家對於未來世界石油供給的預測如何，地球上石油之蘊藏量却有一定的限度，而其需要量却隨着世界人口之增加及工業之發達與日俱增。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估計，世界石油蘊藏量為六千六百五十億桶，其分佈地區如附表一所示：

表一 世界石油蘊藏量估計

地區	蘊藏量(單位：十億桶)
西半球(包括美國)	三九二
北半球(包括歐洲)	五九六
非洲	三二一
亞細亞	二二一
非歐地帶	六〇〇
共計	六〇五
世界總計	六六五

資料來源：一九七七年六月，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估計「自由世界的石油與瓦斯產地」(Major Oil and Gas Field of the Free World)

註② John Dillih, "World's Oil Fields Will Run Dry within 100 Years, Says C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usiness News, p. 14, October 10, 1978.
 註③ John Sawhill, "The Role of Energ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Mar. 15, 1978, p. 325.
 註④ "It Needn't Happen, But... A New Energy Crisis Is Looming",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7, 1978.

從一九七九年石油漲價論世界石油問題

如前所述，世界石油的儲量有半數以上都集中於中東地區，那麼在其他地區如東中國海、黃海、渤海灣或南中國海有沒有可能發現另外一個波斯灣？一般認為在亞洲東海岸尚未探測的海底地區是最有希望的石油蘊藏區。地質學家 A. A. Meyerhoff 初步調查發現，東中國海可能的石油蘊藏量是十七億噸（一百二十八億四千萬桶）；南中國海（包括臺灣海峽）是十一億噸（八十億三千萬桶）；黃海和渤海灣各為七億四千七百萬噸（五十六億桶）。日本方面估計，僅僅渤海灣已高達一百億噸（七百五十億桶）。⑥

至於石油的生產情況在一九七七年時是這樣的：

表二 世界石油的生產量

國 別	量 百 產 (每日 萬 桶)
蘇 聯	10.4
美 國	9.7
沙烏地阿拉伯	8.9
伊 朗	5.9
委內瑞拉	2.4
伊 拉 克	2.2
科 威 特	2.2
奈及利亞	2.1
利 比 亞	2.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9
中 共	1.7
加 拿 大	1.6
印 尼	1.5

資料來源：“Oil and Energy”, Gist Paper of May 1977,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大多數的阿拉伯產油國在一九七八年均減產，以避免累積太多的美元。一九七八年年底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石油生產僅及其生產能量的六〇%，這些國家較能承受最高比例的減產，利比亞、伊拉克和奈及利亞也已達其最高生產能量的七五%；伊朗在發生石油罷工之前，也達到生產能量的八〇%，而其他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會員國，也都在八五%和一〇〇%能量上下從事生產。自一九七三年以來，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累積總盈餘達一千七百億美元，其中僅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及利比亞等五國目前每年仍有盈餘，其他國家則以其全部儲存作為進口所需之經費，以伊朗為例尚且自

註⑥ Selig S. Harrison, "China, Oil, And Asia: Conflict Ahead?", Chapter Three: Another Persian Gulf?,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7

國外大量舉債。^⑥

值此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石油供給不穩定，而西方國家意欲減低其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之時，在墨西哥灣沿岸的墨西哥「黃金帶」發現了更多的石油，估計「已證實」的石油蘊藏量為二百億桶，「可能的」蘊藏量為三百七十億桶；而「潛在的」蘊藏量則在二千億桶，假如這項估計證明屬實，則墨西哥將成為世界上石油蘊藏量最豐富的國家。在石油生產方面，墨西哥實質上已從一九七六年時每天九十萬桶，提高至目前的一百五十萬桶。一九七八年估計出口量達到每天三十五萬桶，預測一九八〇年時生產量可望達到每天二百二十萬桶的高峯。^⑦墨西哥、北海和阿拉斯加所生產的石油，對平衡世界石油供需關係將十分重要。

貳、石油的需要問題

設在英國的經濟預測模式公司說，假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成長年率為三·五%，並繼續實施中央計畫經濟的石油自給自足政策，到一九八七年全世界對石油輸出國家組織輸出石油的需要量將達到一天四千三百一十萬桶。歐洲共同市場六個主要會員國、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的石油進口需要量，將自一九七七年的每天二千三百一十萬桶增至一九八七年的每天三千一百七十萬桶。而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方面，到一九八七年的石油生產量將約為每天五千萬桶，其中五百萬桶將供石油輸出國家本身使用，其餘的可供應其他國家預期的需要。^⑧不過，開發中國家進口需要的增加將具有決定性。

假使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為四·五%，可能使油價上漲幅度較通貨膨脹高出四%至六%，而使九個主要工業國家對於石油的需求增多。若油價在一九八三—八四年上漲一倍，其對西方國家的影響將比一九七四—七五年嚴重得多，能源需要量將減少三%至七%，而造成經濟的蕭條。預測在一九八五年美國石油進口需要量將高達每天一千一百四十萬桶，這意味美國的能源法案所定每日節省二百五十萬桶至三百萬桶的目標，僅能達到一百三十萬桶。如果美國的經濟成長率達四·五%而非三·五%，到一九八五年其石油進口量將達每天一千四百萬桶。

英國可望在一九八〇年達成能源自給自足，其能源消耗量平均成長年率將達二·一%；西德的能源消耗量成長年率將約為三·三%；法國為三·五%，不過由於法國推行核子發電計劃，石油佔能源的比率將自目前的五八%降至五〇%以下；加拿大能源消耗量的成長年率為四·六%，高於加拿大國家能源計畫目標三·五%；日本方面儘管預期今後十年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率降低

註⑥ Robert S. Pindyck, "OPEC's Price-Setting Dilemma: How to Control Production Levels"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5, 1978.

註⑦ "Why Mexico Needs New Markets For Its Oi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 11, 1978

註⑧ "Oil Needs of Third World Will Be Cruci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8, 1978.

，但是能源需要量的成長年率將達五%，而使日本在一九八七年所需能源的七五%，均須仰賴進口供給，而所需石油賴進口者達九九·七%。

石油的需要可以說是和文明的發達成正比，能源需要的增加是加速率的，按目前的情形，在全球蘊藏量的分佈甚不平均，而且大量的生產者並非大量的消費者，而大量的消費者又非大量的生產者，這種供需不平衡造成許多問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基礎建築在石油之上，而石油又必須大量自國外輸入，尤其是中東，這種需要與供給的條件不免發生各種困難。石油既已成為世界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生產因素，石油價格的高低對於消費國的經濟當然具有重大的影響。

叁、石油的價格問題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採石油的技術發展以來，世界經濟就是在石油價格相當穩定的條件之下成長起來的。石油價格的巨幅波動，自必震撼世界經濟全局。世界經濟並非絕對不能承受石油漲價的壓力，但是，經過調節而達到新的均衡却需要一段時間。一九七三年以後，在卡特爾的操縱之下，油價已脫離供需關係，縱使用油國極力節省，也無法促使油價下跌。

事實是，當一九六〇年時，西方石油公司所付予產油國的石油價格每桶僅〇·一四美元，產油國建立組織後即努力於爭取利益，以免受西方石油公司的支配。然而，經過十年的努力，及至一九七〇年，油價仍僅達每桶一·八美元。顯而易見的是，一九七〇年代以前，石油市場仍屬於「購買者」的市場。七〇年代以後，因為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能源消耗激增，石油市場始漸移於賣方之手。一九七三年夏季，阿拉伯輕原油價格，每桶由一·八美元升至二·七美元；石油危機爆發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與石油公司間的議價方式變更，阿拉伯輕油價格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躍升至每桶一〇·八四美元，隨後復跌至每桶一〇·四六美元，此項價格凍結至一九七五年十月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決定一次一〇%的加價行動，油價乃再次提高至每桶一一·五一美元；一九七五年十月後，油價曾數度微幅下降，一九七六年六月，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中的強國沙烏地阿拉伯在巴里島商討石油加價問題時，堅持保持原來的價格水準，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遂決定繼續凍結油價至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中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將油價提高五%，其餘十一國則將油價提高一〇%，油價訂為每桶一二·七美元。^⑨

由於國際油價係以美元計算及支付，美元幣值的升貶，直接影響石油輸出國家的收益。近來因受美元的貶值及世界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一九七八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十三國的國際收支盈餘可能將由六百八十億美元降至二百億美元（一九七七年為三百六十億美元），^⑩假使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一九七九年可能會減少到大約一百億美元，十三國中僅沙烏地阿拉伯、利比亞、科威特

註⑨ 參考葉萬安，「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之外溢盈餘及其運用」，國際經濟論文集，第一三二頁，國際經濟研究社編。
註⑩ "Effect of OPEC Move" the Japan Times, Dec. 20, 197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有剩餘^⑩。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面臨財政上的困難，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集會後，終於決定結束凍結了兩年的油價，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將油價按季調整以彌補其損失。所謂按季調整即將維持了兩年的每桶一二·七美元的油價自一月起提高五%而為一三·三三五美元；到了四月一日再提高三·八〇九%而為一三·八四三美元；七月一日時將增加二·二九四%，此時油價為一四·一六一美元；最後到了十月一日，油價將增加二·六九一%而至每桶一四·五四二美元。總計油價提高的幅度為一四·五%^⑪。

因為石油對於任何生產的投入都佔或大或小的地位，因此，石油漲價對於全世界的經濟活動都發生深遠的干擾作用，尤其對於大部分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成長、失業和通貨膨脹方面，無疑的將產生極大的負效果。

肆、油價對於世界經濟的影響

石油價格提高往往導致經濟的蕭條，不外兩項基本因素：第一、石油價格上升直接促成一般性的膨脹，而政府通常均以減低政府支出和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也就是以一種緊縮的總體經濟政策，來應付附加的膨脹，因而發生經濟蕭條的現象。第二、較高的能源價格會直接減低經濟的總生產力。不論何時，一項特定的生產因素（例如石油）變得越來越少或愈來愈貴時，必然使經濟生產的可能性減低，此刻即使繼續採取擴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促使經濟活動接近其最高的限度，國民生產毛額仍低。這種現象若以一九七四年石油價格戲劇性的上漲而引起的問題來說明，當能了解。如前所述，石油價格暴漲將直接使通貨膨脹惡化，而多數國家却錯誤的以收縮的貨幣及財政政策處理這種外加的通貨膨脹，結果使美國、加拿大和多數歐洲國家的經濟衰退。一九七四——七六年經濟成長率的降低，可以說主要是受錯誤的總體經濟政策所影響，因為這種經濟政策在正常情況運用於因需求所推上的膨脹是有效的，但是在應付外來的因素所發生的膨脹則無效。此外，關於提高油價會降低經濟成長的理由是，高油價會減低生產能量，對於未來工業經濟的影響很大。石油價格的提高使總生產成本增加，然而因資本與勞力固定，也等於降低了實質的產出，通常產出減少的程度視其能否採用替代能源而定。就長期而言，能源成本上漲一倍時，美國的製造業生產成本將增加三%，加拿大會增加五%，日本六·五%，歐洲國家四·五%到七%^⑫。

假使我們肯定地推斷在未來十年石油價格僅呈遞增的趨勢，而不致重現一九七四年石油價格急速上漲的情況，對於經濟成長將會有什麼影響？我們認為在未來五到八年間的過渡時期，經濟成長主要受各國財政貨幣政策的影響，然而，即使大多數國家採

註⑩ "OPEC Surplus Will Fall Below \$20 Bil. Bergsten", the Japan Times, July 21, 1978.

註⑪ "OPEC to Raise Oil Prices 14.5% By Oct. 1 in a 4-Stage Increase",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9, 1978.

註⑫ Robert S. Pindyck, "OPEC's Threat to the West",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78, p. 49

取明智的總體經濟政策，盡力使其實質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他們的「潛能」(Potential)，今日的高油價對未來潛在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會壓制到什麼程度，仍是一項問題。許多經濟預言家預測，未來五年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國家的實質國民生產毛額年成長率僅三·五%至三·七五%，即使通貨膨脹的程度是溫和的，工業國家可能仍將面臨更低的經濟成長和更高的失業率。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提高油價，致使其他國家變窮乃是無法避免的事實。

高油價對低度開發國家貨幣的衝擊所造成的危機和困難，遠比對「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國家的影響來得大。有些開發中國家本身為主要的生產者，當然分享高價的利息，另一些國家則因本身富於能源也可避免石油輸出國家漲價的打擊。但仍有一些低度開發國家——主要在南亞、東南亞及非洲，一方面須以高價進口其所需的石油，另一方面還須以高價償付糧食及肥料的進口費用。工業國家尚能應付因石油成本提高引起的經常帳赤字，低度開發國家既無同樣的外匯準備亦無金融資產可賣，困難更大。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或支付商業利息得到的短期貸款，雖能暫時解脫困境，但就長期而言，唯有使問題更加嚴重而已。

對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石油的漲價，「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首席經濟專家估計，該組織全區域的石油帳單一年內將增加一百九十億美元。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G·威廉米勒表示，油價提高一四·五%對於美國反通貨膨脹措施的努力是一項重大的打擊，可能使膨脹率增加〇·五%到〇·七五%而達七%左右。美元雖在油價宣佈上漲之後立刻下跌，但就長期而言，美元幣值不致受重大的影響，只是油價增加將使美國全年石油進口帳單增加四十億美元¹⁴。日本經濟企劃廳估計，油價調整之後，將使日本一九七九——八〇會計年度中經濟成長率降低〇·五%，石油進口按目前的匯率計算一年將增加二十三億美元，批發物價指數將上升一·四%，消費者物價指數將上升〇·六%¹⁵。日本政府和工業界認為對於日本一九七九年的經濟影響不大，但問題却在一九八〇年以後，全世界的經濟復蘇將減緩，而當一九八〇年時油價若再度提高，對於世界經濟將會發生不利的影響。¹⁶歐洲共同市場各國一致認為油價大幅提高可能使區域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強，景氣復蘇減緩，而影響歐洲共同市場的新貨幣制度，估計歐洲共同市場一年的石油進口帳單將增加五十億美元。¹⁷

世界經濟受石油漲價的影響，加深其膨脹以至衰退的程度，間接危及自由世界社會和政治的安定，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註¹⁴ The Japan Times, Dec. 20, 1978.

註¹⁵ "Most Asian Nations Profess Ability to Absorb OPEC Oil-Price Boost", Asian Mail Street Journal, Dec. 20, 1978

註¹⁶ Aschi Evening News, Dec. 18, 1978

註¹⁷ 同註¹⁵

伍、石油對於世界政治的影響

一、石油的政治問題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第二次中東戰爭爆發，阿拉伯產油國的代表們聚會於科威特，同意減少石油生產，企圖打擊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之後產油國對美國採取石油禁運，石油危機就此揭幕。此項禁運雖於一九七四年正式取消，但世局已大為改變。五年後石油禁運以其「成果」而躋身於二十世紀重大事件榜上；它突然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的均衡態勢，成為專家們熱烈討論的經濟與能源問題，如今更變成了高度的政治性事件。由於財富與權力發生重分配，工業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於是有了戲劇性的轉變。

對西方國家而言，石油禁運無疑地將摧毀其戰後快速成長的經濟，而且包括石油及其他能源等問題目前也正腐蝕着西方盟國間的友好關係。六日戰爭之後，季辛吉排解了中東的緊張情勢，增強了沙烏地阿拉伯對西方的向心力，並使埃及傾向於西方。季辛吉的外交手腕雖曾在短期內減低了另一次禁運的可能性，但所有的工業國家必須體認到世界石油市場當前的局勢，及早實施許多策略以減低受害的程度。事實上，在整個石油世界的局面中，最具動態的因素正是美國的石油輸入，美國輸入石油假使繼續成長，勢將醞釀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另一次石油危機。卡特、沙達特與比金在大衛營的成就，為中東和平帶來了新的希望，當然將減低另一次禁運的可能性，而且亦將消除美國與許多產油國間敵對的意識。但，基本上一次中東的和解並無法祛除國際石油市場不均衡的危險性，而此種不均衡又正在助長另一次可能發生的石油危機——此危機的影響將更甚於一九七三年^①。此外，工業國家對於中東石油的競爭，在未來十年恐將更激烈，她們為了個別供應來源的爭取，可能引起衝突。

二、石油的戰略軍事重要性

現代的經濟及軍事強權皆是需求能源極大的國家，而石油便是最普遍的能源。石油所以直接具有軍事重要性主要是：①美國是世界權力平衡所寄的超級強權之一；②美國消耗的石油幾乎有半數均須仰賴進口供應；③美國石油的供應來源多來自情勢潛在不穩的東半球；④西歐及日本擁有一種共同的經濟結構及軍事防衛體系；⑤美國及其盟邦的其他戰略武力（空軍），以及他們所有的戰術武力，均是以石油為燃料；⑥關於蘇俄石油及天然氣儲量及其開採速度的問題，雖然目前仍有許多爭論，但蘇俄却可能成為西歐能源供應的主要來源。

由於西方的這種脆弱性，石油乃被產油國家做為一種武器。這種武器增強了中東主要產油國的戰略重要性。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石油產量佔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總產量的半數，而這兩國瀕臨波斯灣，所以中東的戰略重要性以海灣地帶為中心，並從

註① Daniel Yergin, "Oil Crisis: A Beginning, But No End",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7, 1978.

而向外延伸至印度洋，非洲之角及東地中海^①。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伊朗是在以色列和日本之間最重要的實際資產，配置有來自美國和英國的一百二十億美元的武器，使伊朗政府得以履行政治及軍事的任務。伊朗的有效軍事力量可保護波斯灣的石油運輸——包括由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本國輸往美國及西北歐的通路。美國在正常情況下，每天由伊朗進口石油約九十萬桶，此數相當於美國石油進口總數的一〇%，每日消耗量的五%；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美國也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協助她們發展石油工業，並供以油槽、飛機和飛彈，卡特總統也曾宣稱和伊朗的友好和結盟是美國整個外交政策的重心。^②

此外，美國和西歐的專家也認為，伊朗不論就軍事或經濟的理由，都是蘇俄極力爭取之最有價值的資產。伊朗的專家已察覺當地實質的危險是，蘇俄經由內部顛覆及外來的壓力終將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地區。伊朗最近已因政局的不穩而使其石油生產大量減少，對於仰賴其石油輸入的西歐經濟和美國的工業，無疑地是一大打擊。美國爲了減輕其對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石油供應的依賴，乃轉向西半球尋求石油的來源。新近發現墨西哥的石油蘊藏量可能超過沙烏地阿拉伯，果真如此，則墨西哥的石油對於未來世界石油市場的價格將有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也成爲墨西哥對外關係的一張王牌。墨西哥位於美國之南，墨西哥四分之三的外來投資、三分之二的貿易和九〇%的觀光收入皆來自美國，而美國也需要墨西哥的石油^③，基於戰略上的考慮和兩國的互惠關係，墨西哥已成爲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

結 論

綜上所述，有關世界石油供給問題，唯一確定無疑的是它們即將用盡，低油價的時代也已過去。國家或個人如何在煤、核子動力、快速磁電反應爐、太陽能等有希望的能源中選擇一種或多種，以取代石油的地位，這在政治上、哲學上、經濟上、生態學上和軍事上的考慮，跟技術上的考慮同等重要。大多數專家認爲，當發生嚴重的石油箝制情況時，這些有希望的能源仍然只是有希望而已，只有煤能填充這項缺口。在能源問題上世界各國具有密切的相互依賴關係，加強國際合作是必須的，國與國間必須在金融、勞力、研究和發明方面互相交流，以避免在能源供給上發生嚴重的對抗和競爭。未來幾年中，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恐難以維持其強有力的議價地位，而石油輸入國家若想在政治誘力或壓力以圖在可容忍的價格下購買石油，其力量恐怕也是有限，如果形成一個並無正式名稱但事實存在的石油消費國組織，將能抗拒供油國的過分要求。

註① 中國時報節譯「當代歷史」月刊中，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艾瑞克森(Edward W. Erickson)撰「石油的戰略軍事重要性」。

註② "Why Alarm Bells Are Ringing in U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 1978.

註③ 同註②。